



“党的关怀伴我成长”征文
获奖作品选登
重庆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我出生于1957年3月,从小沐浴着党的阳光雨露,接受红色教育,爱党爱国就像红色基因一样根植于身心。那时候,“入队、入团、入党”是我们这代人少年时期的红色梦想,是最光荣的事情,被称为“人生理想三部曲”。我是学校公认的“好学生”,很自然地成了全年级第一批少先队员和第一批共青团员。

高中毕业后,下乡到万县董家公社大树6队,当上了一名公社新社员。怀揣入党的梦想,踌躇满志。于是,我满怀信心地开启了我的“农民”生涯。挖地、犁田、栽秧、割麦,打石头、抬石头、挑大粪……每当夜幕降临,我和大家一起办夜校,搞宣传,排节目……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我的出色“表现”得到了领导和社员的一致好评。不久,我被任命为大队团支部副书记、民兵连副连长,公社知识青年文艺宣传队指导员。于是,我向大队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1976年11月,我参加公社修路队,担任文书,到万县与开县交界的铁峰山修建万县通往云阳的公路。我根本没想到,就是这次深山密林里开山劈岭的战斗,我的灵魂得到洗礼,意志得到锤炼,懂得了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共产党员!

冬日的铁峰山山高林密,气候寒冷。一天晚上,突然下起鹅毛大雪,由于白天工地放炮,女工班宿舍的屋顶被四处飞溅的炮石砸儿打得千疮百孔,飘

怀揣梦想

向雪琴

飘飘洒洒的大雪把我们的被子铺了厚厚的一层,二十多个女孩急得一筹莫展,有的开始哭了起来。我心里难受,真不知怎样熬得过去……没想到,带队的公社党委书记得知这一消息,立刻和队里的几个党员干部把自己的房间腾出来与我们互换。住进温暖房间的我们一个个感动得满眼泪花,久久不能入睡。第二天早晨我心怀感激地向他致谢时,他却笑呵呵地说:“小事一桩,这是党员干部该做的事!”

几天后,我遇上了一件生死考验的“大事”。一天中午工地放炮时,发现一枚哑炮,而排除哑炮是一件非常危险的工作,稍有不慎会危及生命。书记立刻召开现场紧急会议。会上爆破组组长主动请缨:“我是党员,是组长,又是退伍军人,我去。”经过研究,会议批准了王组长的申请,但同时决定全体干部和他一同去现场。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亲历生与死的考验,心里有些恐慌,冷汗直冒。难怪生死面前没有一个人退却!所幸的是,哑炮

被安全排除了。

上山修路的半年里,像这样的无数件“大事”“小事”犹如一记记重锤无声地敲击着我的心灵并引发了强烈的震撼!无数个夜深人静的时候,我躺被窝里无法入睡,进行着深刻的思想反省和人生思考。懂得了做一个共产党员绝非易事,她需要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主动的责任担当,无私的奉献精神 and 关键时刻敢于挺身而出,不怕牺牲的勇气!我清醒地意识到,与他们相比,我离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相距甚远。我暗下决心,要努力奋斗,将来成为像他们那样的共产党员!灵魂得到洗礼的我在日记本上写下了“铁峰高耸入云端,红旗引我修路来,甘洒满腔青春血,路不修好不下山”的誓言。1977年5月,我完成修路任务回到生产队。不久,大队党支部讨论并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

1978年3月,我走进了西南师范学院,藏于内心深处入党愿望也伴随我来到大学。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值青春年华的我有幸赶上了一个伟大的时代!我和同学们一起发奋读书,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还大量阅读中国历史、世界历史、中国党史,认真上好中国革命史、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等重要政治理论课程,重温《共产党宣言》《毛泽东选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理论书籍,参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六中全会等党的重大决定和方针政策学习和《中国共产党章程》的学习,思想认识和理论水平得以提高。1981年6月27日,我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年级首批发展的学生党员之一。

(作者单位:重庆高教老协)

打开房门,一阵清凉扑面而来,赶走身上的暑热,烦躁的心瞬间安静了。

“回来了?快,洗手吃饭,今天我做了一桌好菜。”还没来得及报到,老太太已经快人快语地招呼起来。

趁我洗手的空当,喜宝凑到跟前儿,撅着小嘴儿悄悄地说:“妈妈,今天姥姥做的菜不好吃。”“是吗?那我们去瞧瞧。”满心疑惑的我,拉着喜宝坐到饭桌前一看,哎哟喂,老太太今天可大显身手,摆了一桌“苦瓜宴”,怪不得小伙伴们要抱怨。

“最近天热,多吃点苦瓜祛心火降暑气。这是苦瓜酿肉、苦瓜炒蛋,还有苦瓜炖排骨汤,都是我照着食谱做的,你们尝尝味道怎么样。”老太太一边热情地介绍着劳动成果,一边麻溜地给我们夹菜。

“姥姥,苦瓜太苦了,我不要吃。”小家伙一点“面子”也不给。好在老人不计小人过,老太太笑眯眯地看着小孙子,咂巴着嘴道:“哪里苦啊,多吃两口就变甜了。”

小孩们大抵都不喜欢吃苦瓜,毕竟快乐如蜜糖的童年时光,根本挤不进苦的滋味。记得小时候,每到饭点,桌上必定会有苦瓜的身影。我常纳闷,那么多好吃好看的应季蔬菜瓜果不选,为啥大人们偏偏对这卖相磕碜、味道又苦涩的苦瓜情有独钟呢?我无法理解大人们对于苦瓜的偏爱,就如同大人们无法理解我对苦瓜的避而远之一样,经历不同,感受自然相去甚远。

读书那会,我和表弟表妹们喜欢放假去外婆家。老人家爱吃瓜果蔬菜,也常带着我们一块儿整理。调皮的我们,一边整理蔬菜一边天马行空地想象着:茄子是驱赶入侵者的超级手雷,玉米是大金牙微缩博物馆,番茄是夜行者

手里的灯笼……苦瓜是什么呢?看着它皱皮糙脸的长相,竟不知道该如何形容。老人家看着我们仨儿搜肠刮肚的囧样,笑着缓缓说道:“苦瓜就像人生,看着充满坎坷泥泞,味道也清苦,但在最苦的时候回转出悠长的甘甜。等你们长大了,经事了,就明白了。”外婆慈爱而充满深意的话,直到我渐渐喜欢上苦瓜才略懂一二。

是什么时候放下对苦瓜的防备,开始接受它的味道,实在想不起来了。只记得那是一个盛夏的晚上,在外婆家的饭桌上,老人家指着一盘清炒苦瓜温和地说道:“别看它味道苦,它可是‘君子菜’,与任何菜同炒同煮,绝不会把苦味传给对方,正所谓‘不传己苦与他物’。”说着,老人家夹了一小撮在我碗里,鼓励我道:“丫头试试,第一口虽苦,但慢慢嚼你就会感到回甘。”我犹豫着夹起一片,观察了半晌,才缓缓放进嘴里慢慢咀嚼,顿觉苦味盎然,纯粹无二,但苦尽之后,喉间又有一丝清香回甘。伴着微凉的夜风,我第一次品尝到“苦尽甘来”的清甜。

作为夏天里带苦味的应季蔬菜,苦瓜以味得名,广东人忌讳“苦”字,称之为凉瓜;其形如瘤状突起,故称癞瓜、锦荔枝,又因苦瓜有清心火功效,便沾了佛性,得以“菩提瓜”之名。俗话说:良药苦口利于病。苦瓜也是一味好药,性寒味苦,可消暑清热,明目解毒,降心火。如此亦药亦菜,可腌可炒的“君子菜”,成为人们餐桌灶头前必备的家常菜,自然也在情理之中了。

清甜的苦瓜

卫思羽



看到网友调侃说:“小时候最不喜欢吃的苦瓜,长大了越吃越喜欢。”不禁莞尔一笑。联想到历史上吃苦瓜的名人——明末清初的著名画家石涛,虽身为明末皇室贵胄,却只能出家为僧,与青灯孤影相伴,云游四方,餐餐不离苦瓜,甚至还把苦瓜供奉案头朝拜。想必他对苦瓜的偏爱,与他的经历、心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不然怎么会自号“苦瓜和尚”呢?

不吃苦瓜的人,永远不会知道苦瓜的苦味,但细细品尝过的人,才真正感受到苦瓜原来在最苦的时候有一股淡淡的清香从浓苦中穿透出来,如同上品的茶、上等的酒,苦中带甜,苦中回甘,苦中生香。

看着喜宝不愿吃苦瓜的满脸愁苦样儿,仿佛见到自己小时候。“老太太,咱不劝了,她总有一天会喜欢上苦瓜的。”我笑着说道。

“妈妈,你怎么知道呢?难道你会预见未来?”喜宝睁大眼睛望着我。

“这个嘛,等你长大了,经事了,自然就明白了。”我和老太太对视一眼,笑声从窗外爬上了月梢。

热

谢子清

风在午后走去
最后一个脚印消失田野
树叶晃动的幅度很小
显然证据不足
蝉声只跟踪了一段路程
未能成功复制痕迹
人们习惯了隔岸观火
报案是植物的事
玉米秆虚有其表
稻子处于分娩前的紧要关头
红苕藤也无能为力
牵拉着脑袋
像刚犯了错
挨过批评的小孩子



早晨

三都河

每一个早晨
都面目一新
每一个早晨
都青春亮丽
花朵开出最美的风情
草尖上的露珠凝眸动人
第一缕曙光
牵出初升的太阳
只为投奔你而来
连哗哗的雨水
也是为你鼓掌叫好
走快走慢由你率性而为
所有人所有事尽可商量
拿出一天的时间
在早晨
你可以从容得像百岁老人
跳广场舞
打太极拳
你可以与鸟兽虫鱼对话
你会惊喜地发现
大自然里有你太多的知音
连猪牛羊的通俗歌曲
以及鸡鸭鹅的打情骂俏
你也能看出一丝端倪
它们在不经意间
晒出了对你的在意
一股豪气直冲头顶
天底下舍我其谁
雪峰山如铁甲之旅
黑森森埋伏着奇兵
溯流而上
沅水在崇山峻岭中升发
顺水漂流
太平溪也能流进太平洋
早晨的风能够吃到糖
早晨的身影躺平在地
也能长得特别长
在早晨
昨夜的梦会醒来
你抬脚就走
拥有了无限可能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